

秋声谁识《女儿心》

徐建融

今天的传统戏曲艺术，程砚秋先生的“程派”唱腔和剧目，是最受大众尤其是年轻人欢迎的流派艺术之一。而说到“程派”，百里挑一，为众所周知且脍炙人口的自然是《锁麟囊》；举一反三，则是“锁（麟囊）春（闰梦）荒（山泪）”。那么，如果一“锁”还是“锁荒”，都是难分轩轻的。其实，根据与程砚秋合作时间最长的翁偶虹先生在《知音八曲寄秋声》中的回忆，无独有偶而足与《锁麟囊》并称的剧目应该是《女儿心》。

这出《女儿心》，系出于明人传奇《百花记》，在昆曲和多种地方戏如粤剧、越剧、黄梅戏、山西梆子（晋剧）中多有演绎。京剧则由清逸居士（溥绪）和景孤血先后编创，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光十三绝之一）和梅的老师陈德霖都曾演出过，但反响不是太大。剧情大体是讲元代时安西王造反，其女百花公主才貌出众，又文武双全。朝廷派江六云化名海俊潜入王府并骗得公主的爱情。后被将军叭喇识破，但因公主的维护铸成大错，致使兵败凤凰山，安西王战死。公主遁入德清庵为尼，海俊眷念旧情，使苦肉计赢得公主的谅解，终成眷属。但大多剧目以大团圆的结局为赘瘤，认为公主既失慎于先，当愧悔于后，所以改为手刃情人、自刎以殉殉情。

程砚秋之所以会想到编排“百花”故事，缘于其日新又新、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整个30年代，他声名日甚，主要是以悲剧的形象擅长的，如《鸳鸯冢》《青霜剑》《春闺怨》《荒山泪》《文姬归汉》等，无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声声慢”，以哀婉伤悲催人泪下。于是而有喜剧《锁麟囊》的创新。但无论悲剧还是喜剧，又都是以唱功先声夺人，念、做、舞、打虽然也穿插在不同剧目的相应情节中，但人们说到“程派”之美，总是等同于“程腔”之美而不涉其他。包括《红拂传》《莫陵娘》等，虽有舞蹈而剧情平淡；《金山寺》《穆天王》等，虽有武打而戏文不足。于是，他便与翁偶虹商量，以成功编演《锁麟囊》之后，如何再编一出“武舞兼备、服装华丽、结局美满、文武并重风格的代表作”，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唱功、武功和舞蹈。

事实上，程砚秋在学旦之初，便从丁永利学过一出《挑滑车》，打下了扎实的武功基础。嗣后几十年如一日，从未荒废过武功的研习，又从武术前辈醉鬼张三和武术名家高紫云学了不止武功。1943年，程砚秋由上海返回北平，日伪特务对他图谋不轨，于前门东站无理寻衅，他以孤身一人，击溃了几个特务，自身毫发无损，足见其武功的真功实能而绝非花拳绣腿。因此，对于戏曲的武打表演，从兵刃到动作、技术，他都曾有过新颖的设计，只是没有一出剧目是适合于他的用武之地。

此时，便有朋友向他推荐了全本《百花公主》，说此剧是如何如何的花雨缤纷、虹光绚丽、眩人目。而程砚秋年轻时也曾学过昆曲《百花赠剑》和《百花点将》，便怦然心动，觉得可以一试。翁偶虹恰好也多次观看过韩世昌的昆曲《百

花赠剑》《百花点将》，觉得事有可为。二人一拍即合，便开始了“百花”故事的编排。

其时，恰逢山西梆子进北平演出，其中便有《百花亭》一出，有些表演的技术，细腻处不胜枚举。程、翁多次观摩了演出，从中得到颇多启迪。而谈到结尾问题，程砚秋表示：“我反复看了传奇原本，觉得百花不死，终成眷属的结局，不无道理。”他认为，安西王造反，起因于与朝中左丞相铁木迭尔的不同政见，为泄私忿，破坏国家的统一；百花恃勇而骄，帮助父亲发动内战，无疑火上浇油。而海俊（江六云）为制止内乱，暗探王府，遇百花公主而赠剑联姻，可以写一写婉劝百花以国家统一为重，万不可轻举妄动；百花则刚烈单纯，置国家大义于不顾。海俊无奈，只得履行预谋，使安西王兵败。最后在德清庵外施苦肉计，再次阐明弭止内乱、造福黎民的初衷，感动百花，愧然而悟，悔不当初，终成良缘……这就写出了百花公主从正义与非正义的是与非中，所表现出百炼钢化绕指柔的女儿心肠，剧名也因此定为“女儿心”。

1941年11月9日，《女儿心》首演于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的阵容，与《锁麟囊》一样的整齐。程砚秋不仅创造了多阙合符百花性情的新腔，还特制了豹尾双枪的兵刃，大显武打的身手。“点将”一场，更打出24面百花旗，按24个节令各奏应时花卉，花旗招展，文武并重，歌舞绝伦！许多表情和身段，融合昆曲和山西梆子的精华化为我有，创出了崭新的风格。“赠剑联姻”时，百花、海俊翩翩起舞，合“扇”的身段，高矮的亮相，化用了芭蕾舞的姿势，在步法轻盈、造型优雅的氛围中，酣畅地表现了舞蹈的美轮美奂！一时轰动海上，报刊不仅热烈宣传这出戏的演出成功，更为“程派”代表作中又增添了一出集唱功、武功、舞蹈、舞美于一局的新作而致贺祝福！据翁偶虹的回忆，《女儿心》取得成功之后，1942年程砚秋又精心新排了《楚宫秋》。当年秋天，程再度赴沪，准备向上海的戏迷们奉献新剧，不料由于《锁》《女》二剧先声夺人，观众一再请演，盛况不衰。前台后台都主张不必再排新剧，《楚宫秋》的演出计划遂成泡影。

谁知，当时“四小名旦”之首的李世芳也在其父李子健（山西梆子名旦）的帮助下移植此剧，取

名“百花公主”，正在紧张的编排之中。突然听到程砚秋演出《女儿心》大获成功的消息，不禁担忧，生怕前珠先发，光彩满堂，后珠不免相形逊色，便找到程砚秋，婉请他关照。李是梅兰芳的人室弟子，对程也事以师礼。程砚秋一听他对《百花公主》的苦心经营，便安慰他说：“你大可放宽心，我这出《女儿心》以后只在上海公演，决不在京津各地演出。希望你不要动摇，全力以赴排好此剧，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尽管提出来，我必定尽力而为，助你成功……”1942年，李世芳的《百花公主》首演于天津，果然轰动津门！

嗣后，直至1947年，李世芳的《百花公主》既露演于北平、天津，也到上海演出；程砚秋的《女儿心》却绝不在北平演出，只在上海的舞台上演演而感况不衰，致使未能赴上海观演的北平一带的戏迷们，尤其是“程派”的“粉丝”引为憾事。

1946年底，李世芳结束了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和天蟾舞台的公演。转职进入1947年，因惦念家中刚生产后还在坐月子期的妻子，李世芳归家心切，决定搭乘飞机返北平。但春节临近，上海飞北平的机票早已售罄。当时“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夫妇托人买到了两张机票，因杨夫人突然身体不适，临时推延行程，将机票转让给了名丑马富禄夫妇。李世芳得知后恳请马转让，马碍于情面无奈让出一张，另一张干脆再托人卖出，夫妇改乘火车回北平。

1月5日，121号客机从上海机场准时起飞。飞抵青岛上空时因浓雾弥漫与地面失联，7时45分坠落于李村的山头，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年仅26岁的一代名伶李世芳，就这样香消玉殒！

噩耗传开，各界人士无不为之痛惜，北平梨园界更在中山公园为李世芳举行了公祭。

而令人不解的是，从1947年之后，程砚秋就再也没有上演过他的《女儿心》，甚至连音像资料也没有留下一点。一出比《锁麟囊》更全面地展现了“程派”艺术集大成高度的优秀剧目，竟从此而失传了！

上世纪70年代，前辈梨园中人曾为我讲过这一段故事，认为李世芳去世之后，程四爷应该不再再有承诺的约束，不仅可以在上海继续演出《女儿心》，还可以到京津去演出。因为“戏比天

大”，多少观众、戏迷，都翘首以待地盼望着欣赏他的《女儿心》啊！四爷为什么竟中止了这一出最全面展示其艺术风采的剧目了呢？这不仅对不起观众，也实在对不起他自己啊！但当时，我对京剧的兴趣完全在老生，尤其是马连良、杨宝森，所以听过之后并没有放在心上。40岁之后逐渐好上了旦角尤其是“程派”，便开始寻绎其间的缘由。窃以为，程先生对诺言的恪守，不仅仅停留于“戏比天大”，更上升到了“人为戏先”“义比戏大”！《周易》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女儿心”者，“并声影跪尘埃苍天可鉴”，“天下的人情总一般”——这就是爱，而且“爱人大于爱戏”！

作为名伶，除了演骨子戏、流派戏，更需要能演“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而专属于自己的本色戏即私房戏，如梅兰芳的《西施》《洛神》《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程砚秋的《锁麟囊》《春闺怨》《荒山泪》《文姬归汉》等。而《百花公主》正是李世芳成功唱出了自己名声的本戏。如果他活着，以他的来日方长而且才情横溢，一定可以继续编排出更多高质量的本戏；但是他已走了，《百花公主》便成了他唯一的本戏。作为“义伶”（时人对程砚秋的评价），为使观众的心目中，说到皮黄的“百花记”，只有李世芳的《百花公主》，便只能牺牲我程砚秋的《女儿心》！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季季礼挂剑酬友好，程四爷绝唱成人美——千古说仁义，一出《女儿心》。我们知道，张大千早年亦工画虎，名声不下乃兄；后来，张善孖以画虎得大名于世，不久又英年早逝，大千便终身不再画虎，以成就兄长的画名——正是同样的大仁大义。而《女儿心》之于程砚秋的艺术，相比于画虎之于张大千的艺术，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大仁大义，施诸普通关系的晚辈，相比于施诸兄弟之亲，其意义更大相径庭！

不幸中小幸的是，尽管程砚秋绝去了《女儿心》的一切声形资料，大中华唱片公司却在1947年留下了他的弟子李蓄华的几个《女儿心》唱段。不过，程砚秋择徒极严，在“四大名旦”中，他的弟子是最少的，更坚决不收女学生。他九大及门弟子中唯一的弟子江新蓉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介绍给他的。所以，像李蓄华包



程砚秋饰《荒山泪》之张慧珠 徐建融 绘

括李世芳等女弟子，虽得到了老师耳提面命的指点，毕竟有别于正式的人门弟子。则李的唱片究竟保存了“程派”唱腔原汁原味的几成？因为没有比照的样本也就不得而知，只能聊胜于无了。至于武功、舞蹈、服装的精彩绝伦，则全都成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自李蓄华先生于2022年去世之后，今天在世的人中，曾观看过程砚秋《女儿心》现场演出的人，估计也难觅了。

附带提一句，“程派”最早的传人新艳秋，虽以齐如山的面子，然不仅没能入门，连私淑也算不上。她的“程派”戏全都是“偷”来的，“偷艺”，是当时梨园界藐视师道尊严的大忌。而新艳秋不仅“偷艺”，更负气争胜，于程“赠名号”（程原名艳秋，新原名王玉华），对程“挖墙脚”，与程“打对台”，给程砚秋制造了不少麻烦，弄到势若水火。但1954年，两人在上海相遇，程当面夸她才分高、演得好，并表示有机会时给她讲戏。新艳秋感动不已，深悔年少时的胡作非为。遗憾的是，四年之后，未来得及面授戏艺，程砚秋竟去世了；但程的夫人果素瑛却明确告诉新老师早已承认她也是程门的弟子。这一事例，包括他对荣蝶仙后人的照顾，再次见证了程砚秋如孔子与进互乡般成人之美的“女儿心”。

锁春荒灾万人口，舞动百花天下馨；舍己成人其往矣，秋声谁识女儿心。值此程砚秋大师诞辰120周年，谨撰此文以缅怀大师的德艺双馨。

2023年岁杪于上海长风堂

难忘的书与人

朱颖人：清香似旧时

汪家明

和设计师朱锺相识有二十年了，早知道他的父亲朱颖人是一位大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但具体若何，我没多问，他也没多说。这二十年，艺术界潮起潮落，喧嚣热闹，朱老先生似乎很低调，并不在大潮里面，不是风云人物。

最近读到朱先生九十二岁的口述回忆录《清香似旧时》，颇为诧异——那样朴实真诚的本性，那样知恩图报的品行，那样专心笔墨、不掺利益、不计岁月的劳作，那样具体而微的画理，那样不事雕琢却带感情的语句，让我一再想起读《白石老人自述》时的感受。他和齐白石一样，都是自小迷恋书画，从小县城到大都市，一路得到名家指点（甚至成为入室弟子），历经时代变迁，得享高寿而仍意图变法，属于难得的一生平顺而专注的艺术家。

一生平顺而专注的艺术家？也许只是我肤浅的理解。朱颖人从小到老，得到了作为一名写意花鸟画家所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能得到这样条件的画家，以我所知，少之又少。

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里，“那时的常熟，连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既在苏州那样的时髦城市边上，便也不是十分地乡村。大概曾经出过黄公望、吴墨井、王石谷、翁同龢那样的文人画家的缘故，是一处有浓厚的读书和书画收藏氛围，热衷清代四王画风，老式楷书发达的有趣地方”。他的家，大步道巷24号“是一个三进的院子，位于当时的小城中心和虞山之间……虞山不算太高，那时雨天多，大颗大颗的雨水珠子打着地上随处的青苔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青草散发的清甜气味里，青蛙和蛤蟆在跳、蜻蜓和蝴蝶在飞……”如此浓重的文化历史氛围，如此生机勃勃的成长环境，到耄耋之年回想起来，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想法、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全都深深依存于那些地方”。

父亲经商，虽然不赞同他学画画，但乡风使然，在他十五岁那年，终于托人介绍，去苏州拜见花鸟名家陈迦庵。陈迦庵年纪大了，转而介绍在常熟的学生蔡卓群做他的启蒙老师。陈和

蔡远承吴门派，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江南园林式环境里，教画门径清晰。朱颖人跟蔡卓群学了两年，十七岁考入抗战后刚刚复校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颜文樑，学的是西画，画素描石膏像，读美术史，在图书馆饱览西方画册。两年后从苏州美专毕业，他又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此时已是1949年。1952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所西湖边的学校（即如今的2010中国美术学院）。

转眼回到了1960年，朱颖人已有八年教龄。学校党委找他谈话，说他有学过中国画的基础，决定选他和另两位年轻教师跟潘天寿、吴弗之、诸乐三先生学艺，并让他专门跟吴弗之先生学花鸟画，目的是为接续中国画大写意花鸟画传统培养人才。这真是天降鸿运，但他为此纠结了几天——他已三十岁，从十七岁以后一直是学西画、人物画，虽然少小喜爱国画，但终归笔墨基础差，而且小时候所学吴门派路数与浙派大写意花鸟画不同，“拐弯”不易。

正式拜师是在潘天寿先生家里。三位老师都六十岁左右，三位学生都三十岁左右，按当时习气，六十已够老，三十不算小。新社会不兴跪拜，学生鞠躬为礼。三老之长潘天寿（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说：“你们一要安心学习，二要下苦功夫磨炼。今天的拜师会不是摆摆样子，只为把中国画传承下去。”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让朱

颖人心里热乎乎的，记了一辈子。

吴弗之先生要他先看画，“首看宋元画，次看林大、吕纪、白阳、青藤明代画，再看南田、八大、李复堂清朝画，到看过了吴昌硕，大概就把最基本一根线接起来了。至于怎么看进去，你要自己先去画，哪里看不明白，拿回来问我。”朱颖人的大写意花鸟画生涯自此开始。可以说他少年即学艺，也可以说他三十开始学艺。即便如此，迄今也已过了一个甲子——六十多年了！

朱颖人从艺很有悟性。小时候，常熟城北虞山有一个老石洞，是他的玩耍地之一。洞最深处的顶部，有一个洞眼，只要站在下面，就能看到天空，一下子觉得整个老石洞都被激活了，那种感觉十分美妙。后来他对在画面里留白颇有心得，甚至觉得，那些大小各异的留白才是画里的主角……杭州艺专校舍面对西湖，在孤山正南麓，周围的俞楼、放鹤亭、岳庙、飞来峰、文澜阁都是他反复踏访的地方，他的许多感悟都与这些地方有关。孤山上有些石刻题记，字迹大都已漫漶，点画模糊，看去很有画意。由此，他开始理解老辈画家为何偏好将“方、劲、残、缺”的金石气当作意境表达了。站在孤山顶往下看，他感到“西湖优雅而孤独。风的声音，脆弱也是力量”……他理解，唐代以前中国画强调“写真”，宋以后才有“写意”，而

写真、写意都重一个“写”字，也就是以书法为基础书写。所以他几乎每天读字写字。他琢磨“字斟句酌”与“咬文嚼字”近义，但“字斟句酌”是对每个字句都仔细推敲，“咬文嚼字”则嫌过分抠字眼，容易走入火魔……一般人看来，他是有个“痴”吧，日日孜孜矻矻，即便生活中有些不如意也会无感。

朱颖人特别有心。他随潘天寿、吴弗之、诸乐三学艺二十多年，记下大量“课徒稿笔记”，连一些纸片也保存下来，足有二十八本。几十年后整理出版，成为大写意花鸟画最生动的教材，好读、实用，大受欢迎。书中既讲传统，又重突破，有画理，也有人品。“老先生都不赞成用一些‘特技’式手段，去代替笔墨技法，认为这样会失去中国画最基本的精神。”“吴弗之先生说执笔偏高为好，尤其画竹兰时使转灵活，画出的笔线富有灵气。由于执笔高，带来行笔速度稍快。于是吴弗之先生又提醒行笔不能过快，过快，则笔毫在纸上滑过，所作笔线必然浮薄……”他贪婪地观察和记录着每一位老师的言谈举止，“几十年后望着自己苍白鬓毛回想起来心里依旧有暖意飘起。潘天寿先生笔墨的力气，吴弗之先生笔墨的灵气，诸乐三先生笔墨的抽气，一身一张面孔，各有各自的窍门”。

20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住在“曲院风荷”附近，虽仍是杭州艺专的老师，但不怎么讲课，只是“拼命自顾自地画画”。在一段时间里，朱颖人和一位同学自愿做林先生的助手。林风眠是讲中西融合的，但具体怎么做，他们是看了林先生一张张画的全过程才豁然开朗。朱颖人学过西画，更是获益匪浅。他在回忆录里记载：林风眠先生画画，画幅大都是斗方尺寸。他画得很快，每天能画很多；在画上从来只落款不题辞，落款的笔法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和他画里的线条特点一样，松快而不过于委婉，爽利而不锋利。

作为入室弟子，吴弗之先生对他的教导涉及各个方面：“画画不读画史到头一场空。读书的要紧，在于重读。画画的要紧，不在画外意义，而在画内意境”；“画，要静，要空”；“线条一波三折”是美，若四折就是调灯笼式的了”；“构图处理，如拜基筑室，先要择其朝向，然后南向留余地，确保阳光，北向置小园植竹以挡寒风，这样屋前屋后才有舒适感。这个坐落、朝向，即画中的开合虚实也。开者宜有空旷之感，合者宜有依托之处”……

朱颖人对潘天寿先生多用“方笔”很感兴趣：

潘先生平时画画如老成谋国，先思考再落笔成画，废稿比成稿多得多，也很少给人看见。潘先生有几张临沈曾植行书的日课稿，在沈曾植之外，还夹杂进去明末倪元璐、黄道周书法的斜倾体势。写法上杂用楷法、隶法、草法。转

折处笔笔方峻，有些撇划、捺脚笔画上隶意很浓。字形也夸张，上下结构的字写得上下大小，左右结构的字写得一边大一边小，本身瘦小的字形写得小巧，本身方阔的字形写得非常大。明显是在摸索结体写法。我便是取他的这一点，又见就放在桌边，费了点力气总算要了这几张草稿带回家研究潘先生是在如何改圆为方。

对诸乐三先生的用笔则有如是回忆：晚年的诸乐三先生，凡事笑眯眯的，一张对世事看开脸，自然而然。常与我们说：“好的线，是写出来的。”诸先生在石鼓文甲骨文上用功一生，一根从石鼓印里走出来的国笔中锋线，早、中、晚年各有拙朴体势姿态。陆维钊先生曾赞叹：“几乎看不到诸先生失笔的地方。”……

世事变迁之间，三位先生相继离世，潘天寿1971年，吴弗之1977年，诸乐三1984年。转眼间朱颖人也到了耄耋之年。他把许多道理都弄透了：

在大写意水墨花鸟画史上，从王维、苏东坡开始，都有极好的学问底子。历朝历代，书法绘画的笔墨线条中，最具雄劲气势的当属汉代。

我看画等级，首先看重画里面不显得出“情意”这两个字。

何谓东方情味？只在抒情二字。中国传统文章的好，在诗，好在诗抒情传统里。中国传统绘画的好，也在诗，有诗抒情传统融化在画里面。

……

可是，年老了可以自托的就是“弄透了”吗？他曾经默念自己的职责是“笔墨传承”——把老师们传授给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传承下去——这也正是当年学校党委让他改投门庭时给他的任务。他不负期望，画艺深得真传，几十年间培养了多名优秀学生，有的已经堪称大家。可是儿子朱锺却有新见解，认为父亲应该“自由了”，“画画的得失，成天想住好了画呀住好了画，可别画坏呀！结果呢，画坏了。索性豁出去，画坏倒倒！结果呢，没事，倒还画好了。”儿子的话很中他的意，让他心动。他记得老师们曾经说过：“画家的老年时间尤其重要，还能不能继续有创造，那是真正考验他所有才能力量的时候。假如在老年还能再提炼到一个创作高峰，会使年轻时画的东西显示出更加不寻常。”这话当时是对学生讲的，其实何尝不是三位老师的心声？

朱颖人开始想要找回一种生涩执笔的感觉，想要控制用笔的熟练程度，主动放下一些熟练，改而去感受手和笔之间活生生的互为关系，但他不知道生涩的形状到底是什么。他只想重新找回小时候画画时那种控制不住的新鲜感觉，不靠情节内容，只顺着人本身的力道，就是回到常熟大步道巷24号孩子时代与世界的轻松关系里。

衰年变法，能成功吗？需要成功吗？他常常叹息三位老师都没有享得他的平顺和年寿，他们晚年历经世变，身心交瘁，郁郁而终。然而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已登上了各自艺术的山峰。如今，他们的学生，九十二岁的朱颖人仍保有着老一辈文人画家挥洒古今的风采，秉承着老师们不计成败、革故鼎新的艺术精神。正可谓：清香似旧时……

2023年9月 北京十里堡



左图：朱颖人1970年和恩师吴弗之先生在西湖。

下图：《晨曦初现》（国画）朱颖人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